

## 《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收詩與分類之商榷

劉德玲\*

### 摘 要

《樂府詩集》不僅是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一部研究宋前音樂與文學關係的學術著作。作為最早的一部樂府詩歌總集，它的文獻學價值巨大。郭茂倩用功甚勤，在書籍的刊刻進入興盛時期的宋代，郭茂倩秉承良好的家學淵源及家庭背景，憑著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樂府詩歌總集。郭茂倩幾乎彙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樂府詩，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相當完備的資料總集，這些資料極具文學、文獻學、音樂學價值。作為一部搜羅自上古至五代的樂府詩歌選集來說，《樂府詩集》可說是搜集、編輯得最完備的樂府詩總集，其價值無可估量。樂府詩的編輯本是一項非凡的大工程，郭茂倩以個人微薄之力，能完成這一樂府集大成的鉅著，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然而，作為一部以個人之力完成的鉅著，書中所顯露的缺失也是難免的，本文嘗試由雜曲歌辭中，郭茂倩對雜曲的認定與收詩標準爬梳《樂府詩集》的一些缺失，並歸納出《樂府詩集》在分類與收詩方面的一些問題。本文並對郭本以外雜曲歌辭著錄進行比較，分別以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和清代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三本選本同時與郭本

---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 rainy88@mail.cgu.edu.tw。對於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之寶貴意見，作者謹此致謝。

收入的雜曲歌辭對照比較，這三本樂府詩選本是歷來收錄樂府詩較為完善的選本，特別是在雜曲歌辭部份，筆者比對這三本選本對於雜曲歌辭的收錄與分類發現其與郭茂倩的分類仍有若干差異，可以得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對於雜曲之分類確實有值得研究、探討處。

**關鍵詞：**樂府詩、樂府詩集、郭茂倩、雜曲、雜曲歌辭

## 一、前言

宋人郭茂倩編撰的《樂府詩集》是一部上古至唐五代的詩歌總集，也是現存成書最早、流行最廣和最完備的樂府詩歌總集。全書以音樂曲調分類著錄詩歌，在編排上注重樂府詩歌的流變軌跡，兼顧了樂府詩的來源、用途和音樂體系。書中共收錄樂府詩歌 12 大類 100 卷，分別為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新樂府辭等 12 類，輯錄宋代之前音樂文學作品凡 5000 餘首，詩學價值甚高。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徵引了大量的文獻，可謂搜羅廣博，兼收並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解題徵引浩博，援據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範圍」。<sup>1</sup> 其中雜曲歌辭在《樂府詩集》100 卷中共占 18 卷，收錄作品凡 752 首，這個數量在《樂府詩集》12 類作品中，佔有極重比例和份量，其意義不可低估。雜曲歌辭中的名家名篇很多，歷來倍受學者的關注。《樂府詩集》以外，對於雜曲歌辭的著錄情形，主要有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元左克明《古樂府》、明梅鼎祚《古樂苑》、徐獻忠《樂府原》等，這些古籍主要對雜曲歌辭進行了分類著錄。其次是詩選集，如蕭統《昭明文選》、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再者是歌辭的箋注、考釋、賞析，清朱嘉徵《樂府廣序》與朱乾《樂府正義》對歌辭的作者情況、創作背景、具體詞句加以考證、注釋，對前人題解或評議加以輯錄。20 世紀以後，黃節《漢魏樂府風箋》、余冠英《樂府詩選》、曹道衡《樂府詩選》都對歌辭進行了箋釋。雜曲歌辭可說備受歷代學者的關注，可謂《樂府詩集》中的一大門類。

2009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吳相洲教授主持的《樂府詩集分類研究》叢書，這是迄今為止對郭茂倩《樂府詩集》一書所做的第一次分門別類的系統研究，這套叢書雖然是按《樂府詩集》12 大類進行的分類研究，實則只是選取每一類樂府歌辭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而進行的初步探討，有些也僅僅是提

---

<sup>1</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7，集部總集類 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出自己的看法而已。然而在研究價值上，這套叢書關注自漢以來的郊廟歌辭、燕射歌辭、舞曲歌辭、雜曲歌辭、雜歌謠辭、琴曲歌辭等，這些在過去並非是學界熱切關注的樂府詩歌，這套叢書在相關的專題中都展開了較為深入的討論，具有學術研究的開拓意義。其中向回撰寫的《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一書，對郭茂倩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類目成因的分析、詩歌類別歸屬的重新探討有深入的分析，是目前兩岸學界專門針對雜曲歌辭研究的一本專書，本文擬從雜曲釋義、雜曲歌辭收詩與分類之缺失、郭本以外雜曲歌辭著錄之比較等議題做出具體分析和說明，以期對雜曲歌辭有更深入清晰的認識。

## 二、雜曲釋義

### (一) 中國文化背景中的「雜」字意涵

在探討郭茂倩收錄雜曲歌辭的成因前，必須先對「雜」字一詞相關意涵作一番探討。首先，由文字的產生及文化積澱的過程來看「雜」之本義，《說文》八上「衣」部：「雜，五采相合。從衣，集聲。」<sup>2</sup>此「雜」之本義。由此可知，「雜」或去五彩相合之義，不離錯雜參互之意也，與「純粹」相對，如《易經》有〈雜卦〉，雜糅眾卦，錯綜其義則曰雜卦；《禮記》有〈雜記〉，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則曰雜記。《漢書·藝文志》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sup>3</sup>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而有九流十家之稱，其中「雜家」是不主一家，合眾家學說思想的學派。《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文」、「雜賦」、「雜詩」、「雜史」之名，又《南齊書·王僧虔傳》云：「朝廷禮樂多違正

<sup>2</sup> 段玉裁注：「所謂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也，引申為凡參錯之稱，亦借為聚集。」東漢·許慎撰，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頁399。

<sup>3</sup> 《漢書·藝文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頁1742。

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sup>4</sup>亦從雅俗相對的角度而言。《四庫提要·子部·雜家類敘》云：「『雜』之義廣，無所不包。」並有「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類之說。<sup>5</sup>「雜」的概念成立以後，學術界紛紛取用，用以表述「寥寥不能成類」者；所以，《說苑》有〈雜言〉；《孔叢子》有〈雜訓〉；《鹽鐵論》有〈雜論〉；《禮記》有〈雜記〉，《文選》中的〈雜歌〉、〈雜詩〉、〈雜擬〉等雜體篇什，就是在上述的「雜」概念和文化積澱影響下產生的文類概念。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自古即有「雜」概念的產生，不僅由文字上可歸納出雜的意義，且其紛雜、難以歸類的意涵相繼為學術所沿用，不論是經學、史學或是文學等類別都有以「雜」字為名的例子。

就《樂府詩集》來看，有雜曲、雜歌、雜舞之類詩歌。《樂府詩集》收錄〈雜曲歌辭 18 卷，題解云：「雜曲者，歷代有之，……兼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sup>6</sup>《樂府詩集》卷 83〈雜歌謠辭〉題解云：「歷世以來，歌謠雜出，今並採錄，且以謠讖繫其末云。」<sup>7</sup>此雜歌與謠讖並舉。郭茂倩言舞則有雜舞，《樂府詩集》卷 52〈舞曲歌辭〉題解云：「自漢以後，樂舞寔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sup>8</sup>又卷 53《舞曲歌辭·雜舞》題解云：「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後寔陳於殿庭。」<sup>9</sup>由此可知，所謂「始皆出自方俗」，即雜舞之源，皆來自民間俗樂也。「雜舞」與「雅舞」對稱，更顯其不正，因其始皆出自方俗，而總稱「雜舞」。以上是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對「雜」字的概念，依「雜」概念的文化積澱來看，郭茂倩的「雜」概念，是與「雅」、「正」相對的概念，是帶有非正統、非正宗的意涵，由此，則郭茂倩對「雜」概念的體會，無疑是合乎文化概念所累積的範

<sup>4</sup> 蕭子顯《南齊書》，3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594。

<sup>5</sup> 同註 1，卷 117，子部 27，雜家類，第 3 冊，頁 539。

<sup>6</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頁 885。

<sup>7</sup> 同上註，頁 1164。

<sup>8</sup> 同註 6，頁 753。

<sup>9</sup> 同註 6，頁 766。

嘯的。

## 二、《樂府詩集》雜曲歌辭的範圍義界與收錄情形

### (一) 雅俗相對的觀點

什麼是「雜曲」呢？郭茂倩曰：「雜曲者，歷代有之」，<sup>10</sup>可知他對這一概念的界定受到了傳統看法的影響。向回《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一書，由《樂府詩集·雜曲歌辭》的題解序文提出了雜曲的三個特徵：音樂上與雅相對；內容上兼收備載；樂調不明所起，往往聲辭不具。<sup>11</sup>向回認為這三點不是雜曲歌辭的成因，而是雜曲歌辭的特徵而已，該書並總結歸納說：

雜曲歌辭之「雜」，不但指曲調音樂之「雜」，曲辭內容之「雜」，還包括了收錄標準的「雜」。這就是《樂府詩集·雜曲歌辭》類目收錄的實際情況，也正因為有這麼多只有「雜」才能形容出來的特徵，所以郭茂倩就將它們總稱為「雜曲」。<sup>12</sup>

向回所論看似完善縝密，但他也自認與郭茂倩的 12 分類收錄來看，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並非只有雜曲歌辭有這三種特徵，其它類別如相和、清商曲有些也具備這些特徵。向回只是提出矛盾的說法，並無更深入的說明。關於向回的說法，筆者認為尚有可再補充處，茲說明如下：

《樂府詩集·雜曲歌辭》題解云：

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寢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並起，流而

<sup>10</sup> 同註 6，頁 885。

<sup>11</sup> 向回《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6。

<sup>12</sup> 同上註，頁 47。

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sup>13</sup>

所謂「艷曲」、「胡音」均是王政衰歇、雅音廢弛之下產生的新聲雜曲，就音樂屬性來看，郭茂倩認為雜曲歌辭是一種與雅樂正統音樂相對的新聲俗樂。相關的史書記載尚有沈約《宋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sup>14</sup> 沈約所謂的「雜曲」是指興起於民間的俗樂新聲，它們不入正統雅音，故稱作「雜曲」。郭茂倩認為這些新聲俗樂比之朝廷雅樂更易感染人心，往往被視為亡國之音：

嗚呼，新聲之感人如此，是以為世所貴。雖沿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迫，少復近古。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煩手淫聲，爭新怨衰，此又新聲之弊也。<sup>15</sup>

郭茂倩之所以要用「雜」字來指稱這些與雅相對的俗樂歌辭，很顯然是受到自古以來「雜」概念所積累的文化意涵。於此，向回又舉郭茂倩在《近代曲辭》序中所言再次證明雅俗相對：

兩漢聲詩著于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而已。班固以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鏡歌，或至不可曉解。<sup>16</sup>

---

<sup>13</sup> 同註 6，頁 884。

<sup>14</sup> 沈約《宋書》，第 19 卷，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549。

<sup>15</sup> 同註 6，頁 884-885。

<sup>16</sup> 同註 6，頁 1107。

向回說：「〈郊祀〉、〈安世〉之歌由於是朝廷禮儀所用的雅樂，所以被班固著錄於《漢書·禮樂志》之中。而那些『漢之雜曲』，則因為它們『不序郊廟』，是不雅之樂，故餘皆弗論。正因為史家非雅不錄的態度，才使得漢代雜曲『所見者少』。<sup>17</sup>」向回的這段論述只引述了原文的局部內容，無法瞭解郭茂倩整體意涵，承上引文郭茂倩接著說：

非無傳也，久故也。魏、晉以後，訖於梁、陳，雖略可考，猶不若隋、唐之為詳。非獨傳者加多也，近故也。<sup>18</sup>

可見郭茂倩認為雜曲非不傳也，乃年代久遠之故，魏晉以後至梁陳之間，雜曲尚有可考者，只是不如近代之隋唐詳盡。由上所述，郭茂倩是從雅俗相對的觀點來看雜曲歌辭的特徵，他認為雜曲並無失傳，雜曲的詳盡程度會依年代久遠而不同。

## (二) 內容龐雜、樂調來源不明

對於郭茂倩來說，「雜」字除了有與雅相對之意，尚有內容龐雜、題材多樣之意，題解云：

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歡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並載，故總謂之雜曲。<sup>19</sup>

這是根據曲辭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以及樂曲創作來源所作出的解釋。他認為雜曲的歌辭題材繁雜、內容豐富，而且曲調的來源也具有多種途徑。由郭氏《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雜歌謠辭部分的敘述可知，「雜」類是因為「兼收備

<sup>17</sup> 同註 11，頁 17。

<sup>18</sup> 同註 6，頁 1107。

<sup>19</sup> 同註 6，《樂府詩集·雜曲歌辭》，頁 885。

載」，所以才總稱之為「雜」。我們查看《樂府詩集》所收的雜曲歌辭，內容確實極為龐雜，例如有遊仙題材的詩篇，如曹植的〈桂之樹行〉、〈升天行〉、〈仙人篇〉、〈飛龍篇〉；有女性愛情的描寫，如〈妾薄命行〉、〈美女篇〉；有關於社會現象的描繪，如〈遊俠篇〉、〈壯士篇〉；有挽歌的題材，如〈駕出北郭門行〉、〈驅車上東門〉；有宴飲的描寫，如〈飲酒樂〉、〈前有一樽酒行〉、〈吳趨行〉、〈當車已駕行〉；更有出自夷虜的外來樂，如〈陽翟新聲〉、〈永世樂〉、〈阿那瓊〉…等。

由雜曲歌辭題解來看，雜曲尚有「樂調來源不明」的特徵，試看題解：

自秦、漢已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復有不見古辭，而後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sup>20</sup>

由此可見雜曲歌辭並非是一種樂曲名稱，而是由於年代久遠，經歷干戈、喪亂之後，樂調失傳甚多，後世不知它們的音樂屬性，所以統稱為「雜曲」。我們考證雜曲歌辭命名的方式，的確很多都是源自首句諸字，<sup>21</sup>是故，這些曲調的命名，並不是根據音樂得來，而是根據歌辭得來，也因此後人就難以得知其樂調來源，正因為雜曲歌辭具有這種「樂調來源不明」的特徵，郭茂倩就無法根據曲調將之歸類。

我們再參看魏收的《魏書·樂志》云：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或並為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

<sup>20</sup> 同上註。

<sup>21</sup> 詩例如 61 卷〈桂之樹行〉首句：「桂之樹」、〈驅車上東門行〉首句：「驅車上東門」、68 卷〈東飛伯勞歌〉首句：「東飛伯勞西飛燕」、〈空城雀〉首句：「空城雀」、69 卷〈自君之出矣〉首句：「自君之出矣」、74 卷〈西園遊上才〉首句：「西園遊上才」…等皆是。

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于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sup>22</sup>

所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由此可見，當時的「雜曲」是指那些已經不能明確知道其類別所屬的樂曲曲調，這與郭茂倩〈雜曲歌辭〉題解中「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之說相同。由以上論述來看，則「樂調不明所起」亦是雜曲歌辭的一個重要特徵，然而，上文所舉〈近代曲辭〉序中所言得知，郭茂倩認為雜曲並無失傳，雜曲的詳盡程度會依年代久遠而不同，由此可見，郭氏在不同類別的題解中出現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審視郭茂倩收錄的雜曲歌辭，就能發現有些樂調不僅來源清楚，聲辭亦同時流傳後世，以《樂府詩集·雜曲歌辭》卷 61〈桂之樹〉一詩為例，〈桂之樹行〉作為曲調名，首次出現在曹植的雜曲歌辭〈桂之樹行〉中。其後明、清之際仍有〈桂之樹行〉歌辭的創作。這種一脈相承性表明，〈桂之樹行〉在從曹植至明清之際的時間裏，一直作為歌辭的模式來創作，並沒有脫離音樂而文學化。〈桂之樹行〉是否一直有著音樂的環境呢？唐代詩人皎然詩云：「謝公南樓送客還，高歌桂樹凌寒山」，<sup>23</sup> 說明桂樹音樂在唐代是傳唱的。關於〈桂之樹〉的音樂源流，《晉書·樂志》云：

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中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

<sup>22</sup> 魏收《魏書》，109卷，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843。

<sup>23</sup> 皎然〈裴端公使君清席，賦得青桂歌送徐長史〉，參見《全唐詩》卷821。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258。

炫耀目光·以兩大絲繩系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撲舞，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sup>24</sup>

漢章帝的〈殿中生桂樹〉就是流傳到曹魏的鼙舞音樂。到了魏晉，魏明帝創作的〈爲君既不易〉、曹植的〈靈芝篇〉、傅玄的〈明君篇〉樂辭都是據漢舊曲〈殿中生桂樹〉改易的新舞辭，我們可以試著推想，這就是《晉書·樂志》所云魏晉時江左一直流傳的所謂「桂樹白雪」之樂。清代的朱嘉徵對〈桂之樹行〉的來歷也曾有過類似的猜測：「漢鼙舞曲五曰『殿前生桂樹』一篇，曲題疑本此。」<sup>25</sup>〈桂之樹行〉與〈殿中生桂樹〉應該都與桂樹白雪之樂有關。

### (三) 郭氏說法的再商榷

綜合以上說明，以「雅俗相對」的說法來看，郭茂倩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因爲在他所收錄的雜曲歌辭中，也有雅樂的詩歌，並非如他所說是與雅相對的概念，我們再審視整部《樂府詩集》十二類樂府詩歌，則有「雅俗相對」特徵的並非只有雜曲歌辭，在郭茂倩的分類之下，只有郊廟歌辭、燕射歌辭屬於雅樂範圍，其它如舞曲歌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歌謠辭等都有雅樂俗樂並錄的情形，郭茂倩這種收錄標準是值得再探討的。

再者，郭氏所謂雜曲有「聲調不明所起」的特徵，我們若查看其它雜曲歌辭的收錄情況，卷 62〈悲哉行〉一詩，題解云：「《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sup>26</sup> 卷 75〈無愁果有愁曲〉一詩，題解云：「《隋書·樂志》曰：

<sup>24</sup> 房玄齡撰《晉書·樂志》，卷 23，第 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43。

<sup>25</sup> 朱嘉徵《樂府廣序》，轉引自黃節《漢魏樂府風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191。

<sup>26</sup> 郭茂倩並未載錄魏明帝歌辭，若有歌辭理應補錄，今考《昭明文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也未收錄該作品，則《歌錄》所言之「造」，也有可能不是指歌辭而是指曲調之創製，只是曲調今已不傳。

『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倚弦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卷 75 〈永明樂〉一詩，題解云：「《南齊書·樂志》曰：『〈永明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武帝常被之箏弦，而不列於樂官。』按此曲永明中造，故曰永明樂。」所謂「自能度曲」、「造奏」之詞，均說明歌曲造樂創製的情形。又卷 75 〈三臺〉一詩，題解云：「《後漢書》曰：『蔡邕爲侍御史，又轉持書侍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馮鑿《續事始》曰：『樂府以邕曉音律，製〈三臺曲〉以悅邕，希其厚遺。』按《樂苑》，唐天寶中羽調曲有〈三臺〉，又有〈急三臺〉。」由此可見，〈三臺曲〉在唐代仍流傳於世，以上所舉詩例皆清楚說明曲調來源或流傳情形，由此可見郭茂倩在雜曲歌辭序中提出的「聲調不明所起」的收錄標準是可再商榷的。

### 三、雜曲歌辭分類之商榷

作爲一部以個人之力完成的鉅著，郭茂倩自有其不可抹滅的功績，然而廣分樂府爲十二大類的《樂府詩集》雖然在體例上較前人有所突破，但卻不是萬無一失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曾提到纂修總集的兩項準則：一是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二是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我們若以這兩項準則來考核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便會發現《樂府詩集》所顯露的種種缺失。

本文因礙於篇幅，僅以分類部份來看，雜曲歌辭最明顯的分類缺失即是與近代曲辭之間的分類問題。在樂府歌詩中單獨列出近代曲辭一類，正是始於郭茂倩的《樂府詩集》，<sup>27</sup> 在郭茂倩之前關於樂府詩的多種分類中，並沒有近代曲辭這一類別。近代曲辭是樂府歌詩中比較特別的一個種類，然而，

---

<sup>27</sup> 從收錄特徵來看，近代曲辭是《樂府詩集》十二大類中唯一一種以創作年代作爲分類標準的類別，而且「近曲」之說亦爲郭氏之獨創，前人未有用之，所以近代曲辭在全集中顯得與其他類別極不協調。

郭茂倩獨特的分類法，並沒有得到後人的廣泛認同，如梁啟超在綜合前人分類方法的基礎上，對樂府詩所進行的重新分類就沒有近代曲辭，而陸侃如更是直接指出《樂府詩集》中的琴曲、近代曲、雜歌謠、新樂府等類別應該廢棄，因為其中近代曲所謂的「近代」，完全是宋人的口吻，「我們生居今日，當然不必採用這個分別了。」<sup>28</sup> 羅根澤也說：「郭氏概以類分，非以時分，獨近代曲辭，以時為類，與其體例是有未合。」<sup>29</sup>

郭茂倩明確地說過：「近代曲辭，亦雜曲也，以其出於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sup>30</sup> 可見二者有相通之處。但郭茂倩卻將二者分開，是否有他特別的考量是值得探討的。關於近代曲辭與雜曲歌辭的區別，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曲辭解題云：

《荀子》曰：『久則論略，近則論詳。』言世近而易知也。兩漢聲詩著於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而已。班固以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鏡歌，或至不可曉解。非無傳也，久故也。魏、晉以後，訖於梁、陳，雖略可考，猶不若隋、唐之為詳。非獨傳者加多也，近故也。……凡燕樂諸曲，始於武德、貞觀，盛於開元、天寶。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園，別教院法歌樂十一曲，云韶樂二十曲。肅、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亂，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見矣。<sup>31</sup>

而雜曲歌辭中所謂的「雜曲」，其曲調都不可確考。是因「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sup>32</sup> 是故，郭茂倩

<sup>28</sup>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08。

<sup>29</sup> 羅根澤《樂府文學史》第一章緒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23。

<sup>30</sup> 同註6，頁1107。

<sup>31</sup> 同註6，頁1107。

<sup>32</sup> 同註6，頁885。

說：

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復有不見古辭，而後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又如漢阮瑀之《駕出北郭門》，曹植之《惟漢》《苦思》《欲遊南山》《事君》《車已駕》《桂之樹》等行，《磐石》《驅車》《浮萍》《種葛》《吁嗟》《蝦鯨》等篇，傅玄之《雲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鴻雁生塞北行》《昔君》《飛塵》《車遙遙篇》，陸機之《置酒》，謝惠連之《晨風》，鮑照之《鴻雁》，如此之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sup>33</sup>

由上可知，秦漢以來，喪亂之餘，雜曲多已亡失，之後傳世的雜曲有四種類型，即聲辭不具，僅留名者；有古辭而聲不存者；無辭無聲，後人據題意擬制者；無辭無聲，後人即事名篇者。此四種類型均無曲調可考，故雜曲歌辭因無法考證其樂曲的音樂屬性而無法進行分類。由此可知，漢魏至於梁陳的雜曲都不如隋唐兩世可考。隋唐兩代，雖然「典章亡缺」，但「其所存者，概可見矣」，這說明近代曲辭中的雜曲，其樂曲的性質是明確的，就這點而言，郭茂倩認為近代曲辭與雜曲歌辭中的雜曲，其具體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向回說：「近代曲辭與雜曲歌辭之間除了時代上有所區別外，所用音樂的性質也已經大不一樣了。郭氏的分類最注重的就是音樂性質，所以將二者分開是很有道理的。」<sup>34</sup> 於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雜曲歌辭與近代曲辭都具有題材繁雜，曲調來源不一的共同特徵，二者理應屬於雜曲範疇，但在《樂府詩集》中，郭茂倩卻將近代曲辭與雜曲歌辭區別開來，各自獨為一類。蕭滌非說：「惟近代曲，似可合于雜曲，近代曲者，亦雜曲也，是郭氏已自言

---

<sup>33</sup> 同上註。

<sup>34</sup> 同註 11，頁 40。

之。」<sup>35</sup> 陸侃如就主張廢棄近代曲辭這一目，在《中國詩史》中他說：「應該刪去與雜曲重複的近代曲，……當把這兩類合併了。」<sup>36</sup> 兩位學者都傾向於認為近代曲辭與雜曲歌辭是同類關係，不該因為時代不同而將其分作兩類，卻沒有進一步說明郭茂倩分類的缺失，這樣只是流於問題表象的判斷。

《樂府詩集》收羅宏富，分類裁詩不慎極易產生許多失誤，如梁啓超就評其：「錄後代仿擬之作太多，貪博而不知別裁，有喧賓奪主之患，是其短處。」<sup>37</sup> 於此，筆者認為應該要從郭茂倩實際收詩狀況來看其分類之誤，雜曲歌辭卷 64 收有〈飛龍篇〉一詩，題解云：「《楚辭·離騷》曰：『為餘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曹植〈飛龍篇〉亦言求仙者乘飛龍而昇天，與《楚辭》同意。按琴曲亦有〈飛龍引〉。」郭茂倩於琴曲歌辭收有三首〈飛龍引〉，此三首均是求仙詩，檢視雜曲歌辭〈飛龍篇〉內容亦有求仙思想，既然郭茂倩於按語中提到琴曲亦有〈飛龍引〉，則為何又將此詩獨立於雜曲？似有可再商榷處。此外，卷 72 收有〈荊州樂〉一詩，題解云：「〈荊州樂〉蓋出於清商曲江陵樂，荊州即江陵也。」郭茂倩在題解此詩時既已說明〈荊州樂〉出於清商曲，卻又將其納入雜曲歌辭，應歸入清商曲辭為是。再者，卷 76 收有三首疑為舞曲的作品，一為〈邯鄲行〉，題解云：「《通典》曰：『邯鄲，戰國時趙國所都，自敬侯始都之。有叢臺、洪波臺在焉。邯，山名；鄲，盡也。』《樂府廣題》曰：『〈邯鄲〉，舞曲也。』」另外有〈大垂手〉、〈小垂手〉二首，題解云：「《樂府解題》曰：『《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

我們再看〈雜曲歌辭〉序的末段，郭茂倩在解說「雜曲者，歷代有之」時所提到的樂府曲調〈惟漢〉、〈浮萍〉、〈吁嗟〉、〈鴻雁生塞北行〉等篇實際上皆屬於相和歌辭，從序中所言來看，郭茂倩既然在序中將這些曲調作為例子並舉，顯然已將它們都看作了雜曲。由此看來，相和歌辭也是雜曲，但在實際的歌辭收錄上，郭茂倩卻將相和歌辭另外單獨歸類，而不是將它們歸入

<sup>35</sup>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3。

<sup>36</sup>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40-141。

<sup>37</sup> 梁啓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30。

雜曲歌辭中，由此可見其分類標準不一。<sup>38</sup> 這種分類上的缺失在《樂府詩集》裡常見，又如〈舞曲歌辭〉一類，郭茂倩分舞曲歌辭為雅舞、雜舞。在舞曲歌辭題解中說：「自漢以後，樂舞浸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sup>39</sup> 郭茂倩說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而這便與〈郊廟歌辭〉和〈燕射歌辭〉有性質重覆之處。〈郊廟歌辭〉是古代祭祀時所用的樂歌，主要是指在郊廟典禮中所用之樂歌與舞曲歌辭而言；〈燕射歌辭〉是帝王舉行燕饗禮時所用的歌辭，〈舞曲歌辭〉裡的雅舞與雜舞和上述兩類皆有性質重覆之處，由此可明顯看出郭茂倩在分類上的缺失。

除上所述，雜曲歌辭亦收有一些外來樂，如卷 74 〈陽翟新聲〉一詩，題解云：「《隋書·樂志》曰：『西涼樂曲〈陽翟新聲〉、〈神白馬〉之類。皆生於胡戎歌，非漢、魏遺曲也。』」又卷 75 〈永世樂〉一詩，題解云：「《隋書·樂志》曰：『後魏太武平河西，得西涼樂，其歌曲有〈永世樂〉。』」在整部《樂府詩集》裡，尚有許多外來樂曲調，這些曲調散見在各個分類裡，若能將這些外來樂另歸納分類，則更能看出歷代樂府受外來樂影響的情形。

從《樂府詩集》的著錄情況來看，雜曲歌辭不像相和歌辭一直入樂傳唱，因而在歷朝歷代的音樂文獻中皆無相關著錄，造成雜曲的曲調、入樂情況逐漸湮沒無聞。不過，《樂府詩集》還是對雜曲歌辭的個別曲調進行了簡要著錄，並非如郭茂倩自己認為的「聲辭不具」或「樂調來源不明」，有的甚且還詳細解釋其曲調及篇題命名。例如以下詩例：

〈出自薊北門行〉：《樂府解題》曰：「〈出自薊北門行〉，其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若鮑照云〈羽檄起邊亭〉，備敘征戰苦辛之意。」《通典》曰：「燕本秦上穀郡，薊即漁陽郡，皆在遼西。」《漢書》曰：「薊，故燕國也。」（雜曲歌辭卷六十一）

<sup>38</sup> 事實上，郭茂倩對近代曲辭這一類別的收詩裁度也是有缺失的，我們檢視《樂府詩集》近代曲辭的收錄情形，郭茂倩並非都將隋唐之世出現的所有新興樂曲都稱作近代曲，如〈三閣辭〉為唐劉禹錫所創，但《樂府詩集》卻將其收入到清商曲辭一目中。

<sup>39</sup> 同註 6，頁 753。

〈升天行〉：《樂府解題》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鮑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上仙籙〉，與〈神遊〉、〈五遊〉、〈龍欲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遊篇〉、〈前緩聲歌〉同意。」(雜曲歌辭卷六十三)

〈仙人篇〉：《樂府廣題》曰：「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攬六著。」言人生如寄，當養羽翼，徘徊九天，以從韓終、王喬於天衢也。齊陸瑜又有〈仙人覽六著〉篇，蓋出於此。」(雜曲歌辭卷六十四)

〈齊謳行〉：《漢書》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顏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禮樂志〉曰：「齊古謳員六人。」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是也。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雜曲歌辭卷六十四)

〈吳趨行〉：崔豹《古今注》曰：「〈吳趨行〉，吳人以歌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雜曲歌辭卷六十四)

〈飲酒樂〉：《樂苑》曰：「〈飲酒樂〉，商調曲也。」(雜曲歌辭卷七十四)

雜曲歌辭雖然不像相和歌辭有著具體的官方音樂的表演功用和流傳演唱的記錄，但雜曲作爲娛樂歌辭，它的創作仍然有著確切的音樂基礎，因此按照

樂府詩的範式創作出來的雜曲也是可以入樂的。<sup>40</sup> 從題材來看，雜曲歌辭也是極為龐雜的，總之雜曲歌辭的題材與相和等娛樂歌辭相比，也有一致之處。因此，雜曲歌辭作為一種娛樂歌辭，與相和歌辭在題材、作者、曲題特點上都無本質區別，王運熙先生也說：「漢代的雜曲歌辭，風格跟相和歌辭相同。」<sup>41</sup> 只是從文獻著錄情況來看，這些雜曲不見於歷代相傳的音樂文獻，說明雜曲與相和的區別主要在於音樂的傳承方面，雜曲由於沒有固定的官方入樂管道，逐漸與音樂疏離，雖然它們仍然在曲調、曲題、歌辭內容、體式上都還保留著歌辭的特點，但只能歸作雜曲一類，這是它與相和歌辭最主要的區別。雜曲歌辭題序所言與實際收錄的誤差，為何會出現這種理論與實際收錄情形不符的現象？是郭茂倩有意為之，還是因思慮不周出現的缺失？這些問題都有必要進行探析。

#### 四、郭本以外雜曲歌辭著錄之比較

相較於其它零星片段著錄雜曲歌辭的古籍，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和清代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三部書，吳本為解題類樂府書；左本和遂本為詩歌選集類。三者有著錄雜曲歌辭方面都用力甚勤，這三本樂府詩選本是歷來收錄樂府詩較為完善的選本，特別是在雜曲歌辭部份，筆者比對這三本選本對於雜曲歌辭的收錄與分類發現其與郭茂倩的分類仍有若干差異，可以得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對於雜曲之分類確實有值得研究、探討處，因此通過將之一一與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著錄情況進行對比，將有助我們加深對郭本的深入瞭解。

---

<sup>40</sup> 從曲調曲題來看，魏晉雜曲歌辭與相和歌辭一致，這些歌辭均帶有音樂性特徵的曲題名，如「行」、「曲」、「篇」、「當」題，在相和歌辭或舞曲歌辭當中也有類似的曲題名，這說明雜曲歌辭的命名依然是按照歌辭的範式而來，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係。

<sup>41</sup>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38。

### (一) 郭本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著錄雜曲歌辭之比較

余冠英先生說：「《樂府詩集》的雜曲相當於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的樂府雜題，其中樂調的『不知所起』，因為無可歸類，就自成了一類。這一類也是收存漢民歌較多的，和相和歌辭同為漢樂府的菁華之菁華。」<sup>42</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題解多引錄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一書，<sup>43</sup> 因此有必要對《樂府詩集》與《樂府古題要解》的收錄情形進行比較。

《樂府古題要解》，又稱《樂府解題》，<sup>44</sup> 為今可考最早的題解類樂府書，吳兢翻閱、採集諸家文集、史傳中有關樂府詩古題命名、緣起等記載，纂輯而成《樂府古題要解》，此書《新唐書》、《宋史》藝文志皆有記載。《樂府詩集》題解中大量徵引了《樂府解題》的有關內容，據今存輯佚本，其書包括相和歌、拂舞歌、白紵歌、饒歌、橫吹曲、清商曲、雜題、琴曲等類，王運熙說：「其文多為《樂府詩集》所采，各列曲題，每題大致說明其起源、古辭內容及後人仿作等；每類又有總說，頗為詳該。」<sup>45</sup> 將《樂府古題要解》中收錄的樂府雜題與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部分的具體曲目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對曲目歸屬的不同差異。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共錄有樂府雜題 46 曲，其中有 22 首與郭本相異，以下列表 1 說明：<sup>46</sup>

<sup>42</sup> 余冠英《樂府詩選·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6。

<sup>43</sup> 在雜曲歌辭裏，筆者統計郭茂倩《樂府詩集》全書共徵引44種音樂文獻典籍，引用音樂文獻計110次，其中引用《樂府古題要解》就有28次之多，由此可見該書之重要性。

<sup>44</sup> 今考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樂府解題》，在漢饒歌〈上之回〉題解提到「吳兢《樂府解題》」之名，則郭本所引應為吳兢版本無誤，且郭茂倩所引題解，其文幾乎與吳兢全同，故在《樂府詩集》裡《樂府解題》即是《樂府古題要解》。同註6，頁227。

<sup>45</sup> 同註41，〈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書目提要〉，頁319。

<sup>46</sup> 吳兢收錄46首雜題樂府，參見附表一。

表 1：郭本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著錄雜曲歌辭之比較

《樂府古題要解》詩題	《樂府詩集》歸屬類別
日重光	相和歌辭十五，瑟調曲五
月重輪	相和歌辭十五，瑟調曲五
上留田行	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
相逢狹路間行	相和歌辭九，清調曲二
豔歌行	相和歌辭十四，瑟調曲四
怨歌行(一曰怨詩行)	相和歌辭十七，楚調曲中
飲馬長城窟行	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
君子行	相和歌辭七，平調曲三
朝歌行	(樂府詩集未收錄)
豫章行	相和歌辭九，清調曲二
門有車馬客行	相和歌辭十五，瑟調曲五
猛虎行	相和歌辭六，平調曲二
從軍行	相和歌辭七，平調曲三
東武吟行	相和歌辭十六，楚調曲上
放歌行	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
鳳將鷁	(樂府詩集未收錄)
楚妃歎	相和歌辭四，吟嘆曲
陽春曲	清商曲辭八，江南弄下
關山月	橫吹曲辭三，漢橫吹曲三
新城長樂宮行	(樂府詩集未收錄)
蜀道難	相和歌辭十五，瑟調曲五
苦哉行	相和歌辭八，平調曲四

由上表得知，吳兢所編 46 個曲目中有 19 個曲目，在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未被歸入雜曲歌辭，而被歸入其它類別，另外有 3 首在《樂府詩集》裡未收錄。

郭茂倩《樂府詩集》的題解，在資料的豐富性及解題的完整性遠遠超越吳兢。《樂府詩集》與《樂府古題要解》最大的差別在於，二者的樂府分類觀念明顯不同，如郭茂倩將〈日重光〉、〈鞠歌行〉、〈從軍行〉、〈東武吟行〉

等詩視為相和歌辭，而吳兢則歸入樂府雜題，又如〈關山月〉在《樂府詩集》裡歸入橫吹曲辭，吳兢則視為樂府雜題，類似情況不勝枚舉。<sup>47</sup>

## (二) 郭本與左克明《古樂府》著錄雜曲歌辭之比較

元代左克明的《古樂府》是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後一部影響較大的古代樂府詩選本，在歷代樂府詩選本中，左克明也是與郭茂倩年代最接近的。至於《古樂府》所選樂府詩的範圍，依左克明自己所說，乃「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sup>48</sup> 因此，其所選詩作就僅限古樂府一種，不像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選，既有古樂府，又有擬樂府之作。左克明將樂府詩分為八類，即古歌謠、鼓吹曲、橫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雜曲等。左克明對樂府詩的分類，是依樂府的源流發展來區分的，從古歌謠發端到雜曲，觀其八類的區分，與宋代郭茂《樂府詩集》的分類不盡相同。自魏晉之後，樂府分類主要是以音樂曲調為標準。宋代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在大部類的編排上，基本上是按照音樂曲調進行分類，同時遵守聲辭關係由密至疏的原則來排列曲調的順序。左克明的分類是改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十二類為八類，他去掉了《樂府詩集》中的郊廟歌辭、燕射歌辭、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等內容，並改雜歌謠辭為古歌謠辭，並將之置於卷首，可能是因為古歌謠辭產生最早，正如其序中所言：「冠以古歌謠辭者，貴其發乎自然也」。<sup>49</sup> 其它的編選大致和郭本類似，可以說，左克明《古樂府》在對所選樂府詩的編排上，既繼承了魏晉以來按照音樂曲調分類的原則，而又對這種分類原則略加改造，強調了所選歌辭在時代順序上的排列，較為清晰地表現了古樂府詩在曲調、歌辭等方面的演變軌跡。

<sup>47</sup> 又如郭茂倩將〈長門怨〉視為相和歌辭，將〈定情篇〉視為雜曲歌辭，吳兢卻以之為「雜出諸家文集者」。此外，《樂府詩集》十二類中之郊廟歌辭、燕射歌辭、近代曲辭和雜歌謠辭四類，《樂府古題要解》中絲毫未涉，由此可見，郭茂倩在樂府分類上不依《樂府古題要解》。

<sup>48</sup> 左克明，《古樂府·序》，收入在《四庫全書》13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sup>49</sup> 同上註。

王運熙先生認為：「左克明編纂《古樂府》的時候，肯定見過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古樂府》中各類歌辭小序及曲調題解，大多採用郭氏《樂府》，只是加以簡化而已。特別是雜曲歌辭一卷，各曲調先後次序，大抵同於郭書，因襲之跡，尤為明顯。」<sup>50</sup>我們將《古樂府》中收錄的雜曲歌辭與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部分的具體曲目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對曲目的歸屬差異不大，惟不同者僅四首。左克明《古樂府》共錄有雜曲歌辭 86 首，其中有 82 首與郭本相同，分別為蜨蝶行，桂之樹行，驅車上東門行，駕出北郭門行，出自薊北門行，君子有所思行 3 首，傷歌行，悲歌，悲哉行 2 首，妾薄命 2 首，羽林郎，胡姬年十五，當壚曲，齊瑟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馬篇 3 首，升天行 2 首，五遊，遠遊篇，仙人篇，仙人攬六著篇，飛龍篇，鬥雞篇，閭闔篇，西長安行，北風行，會吟行，苦熱行，前緩聲歌 2 首，結客少年場，輕薄篇 2 首，遊獵篇，鳴雁行，東飛伯勞歌，晨風行 2 首，空城雀，自君之出矣 3 首，長相思 2 首，行路難 4 首，古別離，西洲曲，長干曲，杞梁妻，董嬌饒，楊白花，秦王卷衣，愛妾換馬，枯魚過河泣、冉冉孤生竹、棗下何纂纂，武溪深行，半渡溪，半路溪，陵雲臺，大道曲，獨不見，携手曲，邯鄲行，大垂手，小垂手，夜夜曲 2 首，寒夜怨，獨處愁，憂且吟，同聲歌，何當行，定情篇，合歡詩，春江行，江皋曲，映水曲，登樓曲，越城曲，浮游花，樹中草，樂府 2 首，燉煌樂 2 首，阿那瓊，步虛辭 2 首，雜曲 2 首，焦仲卿妻，舞媚娘 4 首，綜合以上所選詩作來看，其中只有昔昔鹽、紀遼東、蘇小小歌和河中之水歌與郭本不同，以下表 2 為這四首詩在《古樂府》與郭茂倩《樂府詩集》類別歸屬之情形：

---

<sup>50</sup> 同註 41，頁 801-802。

表 2：郭本與左克明《古樂府》著錄雜曲歌辭之比較

《古樂府》詩題	《樂府詩集》歸屬類別
昔昔鹽	近代曲辭
紀遼東	近代曲辭
蘇小小歌	雜歌謠辭
河中之水歌	雜歌謠辭

郭氏分樂府為十二類，左氏只選錄其中八類編為十卷，表明了他對古樂府的認識與取向。郊廟歌辭和燕射歌辭是歷朝用於祭祀、宴會的樂章，缺少藝術意味，故去而不錄；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不錄，則為其「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的區界所決定，對左氏而言，新樂府辭皆為唐世新歌，自然要全部刪除；近代曲辭為隋唐雜曲，實際上他只排除唐代，而將隋代薛道衡的〈昔昔鹽〉一首和隋煬帝的〈紀遼東〉二首併入雜曲歌辭之中。對郭氏而言，近代曲辭是指隋唐的雜曲，因為郭氏年代距隋唐近，故將隋唐雜曲稱近代曲辭，〈昔昔鹽〉、〈紀遼東〉二首就被郭氏類分在近代曲辭之中了。至於〈蘇小小歌〉與〈河中之水歌〉，郭本歸入雜歌謠辭分類應恰當，但左克明卻將其歸入雜曲歌辭中，可能是因為在《古樂府》一書中，左克明將產生最早的古歌謠辭置於篇首，這一分類與郭本完全不同，<sup>51</sup>〈蘇小小歌〉與〈河中之水歌〉既不是發源最早的古歌謠，左克明就將之歸入雜曲歌辭中。

左克明編纂《古樂府》，從編排體例上是在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基礎上，對古樂詩的類別數量和名稱有所增刪，且在以音樂曲調分類的同時，更加明顯地顯示了曲調產生及所選歌辭的時代順序。表面上看來，左氏《古樂府》的編排方法，似有蹈襲郭本之處，但實際上是左克明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古樂府詩分類的進一步發展。

<sup>51</sup> 葉盈君《左克明古樂府研究》文中說：「在左克明《古樂府》中，歌辭和謠辭是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在同一時間內同時出現的，在這一部分中，其先後順序為：上古、三代、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南朝、北朝，而其中尤以漢以前的歌謠為多。在左克明古歌謠辭一卷中，收漢代歌謠自〈大風歌〉到〈京兆謠〉共 27 首，其間歌、謠穿插，而打破了郭茂倩《樂府詩集》先歌辭後謠辭的做法。」信陽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9。

### (三) 郭本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著錄雜曲歌辭之比較

清代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校輯詩歌精審，考訂詳實，是研究唐前詩歌重要的學術著作，相較之下，同樣是詩歌選集的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缺失甚多，並失收先秦的歌謠佚詩，不甚完備，該書輯詩也不標出處，不便讀者復核。整體來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引用四部群書約 300 種，主要完成搜集材料、鑑別真偽、整理校勘三方面工作，最後編訂近二百萬字鉅作，在同類書中實屬最為完善的詩歌總集，劉躍進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編撰方面的一些問題〉一文，分別從句讀、校勘、編排、輯佚以及作者小傳等方面，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補正。<sup>52</sup>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錄樂府詩較其它總集豐富，在雜曲歌辭方面共收錄 81 首，其中有 14 首在《樂府詩集》裡是收錄在雜曲歌辭以外的其它類別，另外有 24 首《樂府詩集》未收錄。以下表 3 為《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與郭茂倩《樂府詩集》收詩之比較：<sup>53</sup>

表 3：郭本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著錄雜曲歌辭之比較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詩題	《樂府詩集》歸屬類別
梁甫吟	相和歌辭十六，楚調曲上
離歌	雜歌謠辭二，歌辭二
箜篌謠	雜歌謠辭五，謠辭一
猛虎行	相和歌辭六，平調曲二
上留田行	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
古八變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歌	雜歌謠辭四，歌辭四
艷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胡無人行	(樂府詩集無收錄)

<sup>52</sup> 劉躍進〈《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編撰方面的一些問題〉，《清華大學學報》，第 2 期，1989 年。亦可參照曹道衡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評價〉一文，該文對《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了全面、客觀而又高度的評價，《文學評論》，第 4 期，1984 年。

<sup>53</sup> 逯本收錄 81 首雜曲歌辭，筆者依時代先後完整列表，參見附表二。

《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收詩與分類之商榷

古步出夏門行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新成安樂宮	(樂府詩集無收錄)
視刀鐃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樂府罩辭	(樂府詩集無收錄)
雞鳴歌	雜歌謠辭，歌辭一
古豔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樂府詩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樂府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妍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樂府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漢書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茂陵中書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有所思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博異辯遊	(樂府詩集無收錄)
古董逃行	(樂府詩集無收錄)
休洗紅	(樂府詩集無收錄)
雜詩	(樂府詩集無收錄)
曲池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樂辭	(樂府詩集無收錄)
王子思歸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祠洛水歌	(樂府詩集無收錄)
挾瑟歌	雜歌謠辭四，歌辭四
陌上桑	相和歌辭三，相和曲下
出塞	橫吹曲辭一，漢橫吹曲一
王昭君	相和歌辭四，吟嘆曲
陽春曲	清商曲辭八，江南弄下
項王歌	琴曲歌辭二
黃門倡歌	雜歌謠辭二，歌辭二
送別詩	(樂府詩集無收錄)

由上表統計得知，逸本 81 首中，其中有 14 首在《樂府詩集》裡收錄在

雜曲歌辭以外的其它類別，另外有 24 首《樂府詩集》未收錄，與郭本的差異性高達 38 首，只有 43 首歸屬類別相同，由此可見遂欽立在樂府詩的類別歸屬上並不完全依照郭茂倩的分類。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左克明《古樂府》和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之外，其它著錄雜曲歌辭較重要的古籍尚有明代梅鼎祚的《古樂苑》，內容大體因循《樂府詩集》加以補增而成，研究雜曲歌辭亦可參照。

## 五、結語

作為一部搜羅自上古至五代的樂府詩歌選集來說，《樂府詩集》可說是搜集、編輯得最完備的樂府詩總集，不僅是研究中國古代樂府詩歌的最重要典籍，也是後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藝術和相關歷史文化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其價值無可估量。樂府詩的編輯本是一項非凡的大工程，郭茂倩以個人微薄之力，能完成這一樂府集大成的鉅著，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作為一部以個人之力完成的鉅著，書中所顯露的缺失也是難免的，本文嘗試由雜曲歌辭中，郭茂倩對雜曲的認定與收詩標準爬梳《樂府詩集》的一些缺失，並歸納出《樂府詩集》在分類與收詩方面的一些問題。首先，《樂府詩集》缺乏統一的分類準則，歷來樂府歌辭的分類方法很多，一般認為分得較為詳明，且最常被引用的便是《樂府詩集》，然而廣分樂府詩為十二大類的郭茂倩，其分類的準則並非十分完善，就雜曲歌辭題解序中來看，郭茂倩在序中將一些相和歌辭曲調作為例子並舉，顯然已將它們都看作了雜曲。由此看來，相和歌辭也是雜曲，但在實際的歌辭收錄上，郭茂倩卻將相和歌辭另外單獨歸類，而不是將它們歸入雜曲歌辭中，由此可見其分類標準不一，亦可明顯看出郭茂倩在分類上的問題。

本文並對郭本以外雜曲歌辭著錄進行比較，以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左克明《古樂府》和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三部書收入的雜曲歌辭與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著錄情況進行比較，《樂府詩集》題解中大量

徵引了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的內容，將《樂府古題要解》中收錄的雜曲歌辭與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部分的具體曲目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對曲目歸屬的不同差異。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共錄有樂府雜題 46 曲，其中有 19 個曲目，在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未被歸入雜曲歌辭，而被歸入其它類別，另外有 3 首在《樂府詩集》裡未收錄。二書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樂府分類觀念明顯不同，如郭茂倩將〈日重光〉、〈鞠歌行〉、〈從軍行〉、〈東武吟行〉等詩視為相和歌辭，而吳兢則歸入樂府雜題。筆者亦將左克明《古樂府》中收錄的雜曲歌辭與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部分的具體曲目進行比較，發現二者對曲目的歸屬差異不大，惟不同者僅四首。〈昔昔鹽〉、〈紀遼東〉二首被郭氏類分在近代曲辭中，至於〈蘇小小歌〉與〈河中之水歌〉，郭本歸入雜歌謠辭分類應恰當，但左克明卻將其歸入雜曲歌辭中。此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錄樂府詩甚為豐富，在雜曲歌辭方面共收錄 81 首，其中有 14 首在《樂府詩集》裡是收錄在雜曲歌辭以外的其它類別，另外有 24 首《樂府詩集》未收錄，與郭本的差異性高達 38 首，只有 43 首歸屬類別相同，由此可見逯欽立在樂府詩的類別歸屬上並不完全依照郭茂倩的分類。

《樂府詩集》一書搜羅廣博，兼收並載，郭茂倩幾乎彙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樂府詩，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相當完備的資料總集，這些資料極具文學、文獻學、音樂學價值。由現存的資料來看，郭茂倩當時參用的資料是極為豐富的，在雜曲歌辭裏，筆者統計郭茂倩共徵引 44 種音樂文獻典籍，引用音樂文獻計 110 次，其中引用《樂府古題要解》就有 28 次之多，由此可見該書之重要性。本文針對《樂府詩集》的一些缺失提出修正與淺見，所作研究只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尚待其它同好能掘發更多對郭本的疑問並研究之，重新考察《樂府詩集》的不足與缺失，才能讓樂府詩的研究更臻完備。

## 附表 1

《樂府古題要解》中著錄的雜曲歌辭

編號	詩題	內 容 說 明
1	日重光	(辭闕，又有星重輝、海重潤二曲，吳氏未列入曲題)
2	月重輪	辭闕
3	上留田行	辭闕
4	相逢狹路間行	古辭「相逢狹路間」篇
5	豔歌行	古辭「翩翩堂前燕」篇
6	怨歌行(一曰怨詩行)	古辭「爲君既不易」篇、梁簡文帝「十五頗有餘」篇
7	飲馬長城窟行	古辭「青青河畔草」篇、陳琳「水寒傷馬骨」篇
8	君子行	古辭「君子防未然」篇
9	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命駕登北山」篇、鮑昭「西山登雀臺」篇、沈約「晨策終南首」篇
10	朝歌行	(未引及古辭)
11	豫章行	陸機「泛舟清川渚」篇、謝靈運「出宿高密親」篇、傅玄「苦相身爲女」篇
12	門有車馬客行	曹植等辭(未具體引錄辭句)
13	猛虎行	陸士衡「渴不飲盜泉水」篇
14	齊謳行	陸士衡「營邱負海曲」篇
15	吳趨行	陸士衡「楚妃且勿歎」篇
16	會吟行	謝靈運「六引緩清唱」篇
17	從軍行	(未引及辭)
18	出自薊北門行	(未引及辭)
19	結客少年場行	(未引及辭)
20	東武吟行	鮑昭「主人且勿喧」篇、沈約「天德深且曠」篇
21	苦熱行	(未引及辭)
22	放歌行	鮑昭「蓼蟲避葵堇」篇
23	西長安行	傅休奕「所思兮何方」篇
24	怨歌行	傅休奕「昭昭朝時日」篇
25	昇天行	曹植「日月何肯留」篇、鮑昭「家世宅關輔」、……………
26	鳳將鸞	應璩「言是鳳將雛」篇

《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收詩與分類之商榷

27	楚妃歎	(無辭)
28	白馬篇	曹植「白馬飾金羈」篇、鮑昭「白馬駢角弓」篇、沈約「白馬紫金鞍」
29	空城雀	鮑昭「雀乳四穀」篇
30	半度溪	(未引及辭)
31	起夜來	(未引及辭)
32	獨不見	(未引及辭)
33	夜夜曲	(未引及辭)
34	攜手曲	(未引及辭)
35	陽春曲	(未引及辭)
36	關山月	(未引及辭)
37	博陵王官俠曲	(未引及辭)
38	新城長樂宮行	(未引歌辭，但從其行文，當有辭)
39	大垂手	(未引及辭)
40	行路難	(未引及辭)
41	蜀道難	(未引歌辭，但從其行文，當有辭)
42	秦王卷衣曲	(未引及辭)
43	輕薄篇	(未引及辭)
44	妾薄命篇	曹植「日月既逝西藏」篇、梁簡文帝「名都多麗質」
45	苦哉行	魏文帝「上山采薇」篇
46	悲哉行	陸士衡「遊客芳春林」篇、謝惠連「羈人感淑節」

以上雜題詩共計 46 首

## 附表 2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著錄的雜曲歌辭

詩題、年代	內 容 說 明
【漢詩】	
蜨蝶行 1 首	古辭「蜨蝶之遨遊東園點」篇
梁甫吟 1 首	古辭「步出齊城門」篇
悲歌 1 首	古辭「悲歌可以當泣」篇
前緩聲歌 1 首	古辭「水中之馬」篇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1 首	古辭「孔雀東南飛」篇 (樂府詩集作焦仲卿妻)
枯魚過河泣 1 首	古辭「枯魚過河泣」篇
樂府 1 首	古辭「行胡從何方」篇
離歌 1 首	古辭「晨行梓道中」篇
箜篌謠 1 首	古辭「結交在相知」篇
猛虎行 2 首	古辭「飢不從猛虎食」篇 古辭「少年惶且怖」篇
上留田行 2 首	古辭「出是上獨西門」篇 古辭「裡中有啼兒」篇
古八變歌 1 首	古辭「北風初秋至」篇
古歌 2 首	古辭「上金殿」篇 古辭「秋風蕭蕭愁殺人」篇
艷歌 1 首	古辭「今日樂上樂」篇
古咄咄歌 1 首	古辭「棗下何攢攢」篇 (樂府詩集作棗下何攢攢)
古胡無人行 1 首	古辭「望胡地」篇
古步出夏門行 1 首	古辭「白骨不覆」篇
古新成安樂宮 1 首	古辭「般鼓鍾聲」篇
視刀鐙歌 1 首	古辭「常恨言語淺」篇
古樂府罩辭 1 首	古辭「罩初何得」篇
雞鳴歌 1 首	古辭「東方欲明星爛爛」篇
古豔歌 6 首	古辭「孔雀東飛」篇 古辭「行行隨道」篇

	古辭「熒熒白兔」篇 古辭「蘭草自生香」篇 古辭「白鹽海東來」篇 古辭「居窮衣單薄」篇
古樂府詩 2 首	古辭「請說劍」篇 古辭「鑿石見火能幾時」篇
古樂府 6 首	古辭「東家公」篇 古辭「布穀鳴」篇 古辭「啄木高飛乍低仰」篇 古辭「豹則虎之弟」篇 古辭「天寒知被薄」篇 古辭「琉璃琥珀象牙檠」篇
古妍歌 1 首	古辭「妍歌展妙聲」篇
樂府歌 2 首	古辭「集會高堂上」篇 古辭「春酒甘如醴」篇
漢書歌 1 首	古辭「上蓬萊」篇
古歌 4 首	古辭「田中菟絲」篇 古辭「長笛續短笛」篇 古辭「大憂摧人肺肝心」篇 古辭「流塵生玉匣」篇
歌 1 首	古辭「濯龍望如海」篇
茂陵中書歌 1 首	古辭「都嬈桂英」篇
有所思 1 首	古辭「有所思」篇
古博異辯遊 1 首	古辭「眾星累累如連貝」篇
古董逃行 1 首	古辭「年命冉冉我適」篇
古樂府 1 首	古辭「青天含翠彩」篇
古歌 2 首	古辭「金荊持作枕」篇 古辭「高田種小麥」篇 = 54 首
【晉詩】	
西洲曲 1 首	「憶梅下西洲」篇
長干曲 1 首	「逆浪故相邀」篇
休洗紅 2 首	「休洗紅，洗多紅色淡」篇 「休洗紅，洗多紅在水」篇

邯鄲歌 1 首	「回顧壩陵上」篇
雜詩 1 首	「玉釵色未分」篇
吳趨行 1 首	「蠶滿蓋重簾」篇
曲池歌 1 首	「曲池何淡澹」篇 = 8 首
【齊詩】 樂辭 1 首	「繡幙圍香風」篇 = 1 首
【北魏詩】 阿那瓌 1 首	「聞有匈奴主」篇
楊白花 1 首	「陽春二三月」篇 = 2 首
【隋詩】 王子思歸歌 1 首	「洞庭兮木秋」篇
祠洛水歌 1 首	「洛陽之水」篇
古歌 1 首	「邊城晏聞漢陽摻」篇
挾瑟歌 1 首	「春風宛轉入曲房」篇
陌上桑 1 首	「日出秦樓明」篇
出塞 1 首	「候騎出甘泉」篇
王昭君 1 首	「猗蘭恩寵歇」篇
陽春曲 1 首	「芡莒生前逕」篇
項王歌 1 首	「無復拔山刀」篇
於闐採花 1 首	「山川雖異所」篇
沐浴子 1 首	「澡身經蘭汜」篇
澤雉 1 首	「擅場延繡頸」篇
舍利佛 1 首	「金繩界寶地」篇
摩多樓子 1 首	「從戎向邊北」篇
黃門倡歌 1 首	「佳人俱絕世」篇
送別詩 1 首	「楊柳青青著地垂」篇  = 16 首

以上雜曲歌辭共計 81 首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古籍

- 漢·班固，《漢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收入《叢書集成新編》8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 唐·房玄齡，《晉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99。
-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元·左克明，《古樂府》，收入《四庫全書》13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中文部分—論著

- 王運熙 (1996)，《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向回 (2009)，《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余冠英 (2002)，《樂府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梁啟超 (1996)，《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 陸侃如 (1987)，《樂府古辭考》，《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陸侃如、馮沅君 (1996)，《中國詩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遼欽立 (1983)，《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
- 蕭滌非 (1984)，《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羅根澤 (1991)，《樂府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葉盈君 (2011)，《左克明古樂府研究》，河南信陽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曹道衡 (1984)，〈《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評介〉，《文學評論》，4，頁 130-133。
- 劉躍進 (1989)，〈關於《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編撰方面的一些問題〉，《清華大學學報》，2，頁 56-65。

## The Possible Miss on th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the Miscellaneous Yuefu Songs--- Further Thoughts

De-Ling Liu \*

### Abstract

The Yuefu Anthology is not only a poetry collection, but also a scholarly research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usic and literature prior to the Sung Dynasty. The Yuefu Anthology's documentary contributions are incredibly tremendous a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ancient musical poems. Influenced by his knowledgeable family, Guo Maoqian made great efforts to compile this masterpiece when books-inscribing had moved into the prosperous period, the Sung Dynasty. Guo almost collected all the musical poems at that time, and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Five Dynasties, is provided for us with great literary, documentary, and musical value. Although *great efforts* were made to acquire materials to build *a thorough collection, deficiencie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when only a single manpower completed a grand master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possible miss on th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the Miscellaneous Yuefu Songs established by Guo Maoqian. It also compares other Miscellaneous Songs besides Guo's version, which are "Significant Explanations of the Yuefu Poetry" by Wu Jing from the Tang Dynasty,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rainy88@mail.cgu.edu.tw.

“Ancient Yuefu Poetry” by Zuo Keming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Poetry of *Pre-Qin*, Han,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y Lu Qin Li from the Qing comparing Guo’s Miscellaneous Yuefu Songs to these three inclusive anthologies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Miscellaneous Songs, I fou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us the classification is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Keywords:** Yuefu Poetry, Yuefu Anthology, Guo Maoqian, Miscellaneous Songs, Miscellaneous Songs Lyrics